

世界文化史

【古代卷】

SHIJIIE WENHUA SHI



主编 张广智

副主编 黄洋

赵立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世界文化史

【古代卷】

主编 张广智 副主编 黄 洋 赵立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030984

《世界文化史》

总主编：庄锡昌

副总主编：顾晓鸣 张广智

责任编辑：叶晓芳

封面设计：池长尧

责任校对：李育智 朱晓阳

世界文化史

(古代卷)

主编 张广智

副主编 黄洋 赵立行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桐庐县瑶琳镇新村路 3 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5.25

字 数 375 千

插 页 8

印 数 1 - 3500

版 次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1374-2/K · 384

定 价 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世界文化，源远流长，初时涓涓细流，澹澹涟涟；继而交相汇合，波光潋滟，跌宕起伏；终则百川归大海，汤汤滔滔，蔚为壮观。

对于如此丰赡与宏富的世界文化，历史学家该如何表现呢？换言之，我们该如何诠释“文化”这一概念呢？可以这样认为，文化含义纷纭复杂，在繁多的概念术语中，其共识度之低莫此为甚。笔者曾在《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一书^①的“导论”中对文化概念的形成及演变作过一番较为详尽的考释，在此不赘。这里需要略说一点的是，尽管古往今来文化一词的含义不胜繁复，但晚近以来，其总的趋势是向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广义的，另一个是狭义的。当然，对于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的归类，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不过，一般来说，所谓广义文化，通常是把人类所创造的一切都视为文化，它是人类整个活动方式及其成果的总和，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各个方面的内容，诸如认知的（语言、哲学、科学思想、教育）、规范的（道德、信仰、法律）、艺术的（文学、艺术、音乐、戏剧、建筑的美学部分）、器用的（生产工具、衣食住行的器具以及制造这些工具

^①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和器具的技术)、社会的(制度、机构、风俗习惯)等等方面。^① 狭义文化仅指精神领域,包括人们的精神生活、精神现象以及精神过程等,故又称精神文化,它大体包容与政治和经济相对应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它作为信息的传播及保存系统,具有知识性特征,它是对广义文化的记载。^② 本书所要陈述的世界文化,正是以这种狭义文化,即观念形态的文化为主,同时也少量兼及与此相关的广义文化中的若干成分。我们把本书的文化概念大致定位在通常所说的“小文化”上,这是本卷作者所约定的“工作定义”。这与一些西方学者那种名为“世界文化史”(或“世界文明史”)实为世界通史(亦即广义的文化史)的写法不同。其典型者如在我国颇为流行的美国学者伯恩斯等人的《世界文明史》(中译4卷本),实为一部袖珍版的自史前社会迄至当代的世界通史。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本书无意将所要着力描述的文化,写成是一种脱离某个时代经济与政治的突兀物,或者相反,作为前者的一种附庸与伴生物。论者云:“肯定‘文化’在历史中本来所具有的旺盛活力,科学地阐释历史进程中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辩证关系,肯定历史的主体——实践着的人的创造性功能,肯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既受制于经济基础、社会存在,又具有独立性和巨大的反作用力,把人类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看作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整体,只有这样,才能恢复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完整形象,才能生动、丰富地描绘出历史的全貌,准确、深刻地揭示历史自身的运动规律。”^③ 实现这样的深远境界与恢宏之旨虽则不是本书所能担当得了的,但也是本卷作者们所向往的一种共同追求。

① 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导论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9页。

② 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导论篇,第28—29页。

③ 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导论篇,第41页。

按照我们集体讨论商定的初步意见，这部大约百余万言的世界文化史分为三卷。本卷自人类的远古时代迄至公元13世纪末，为古代卷。

历史分期，是一个令史学工作者十分头痛与颇感棘手的问题。对此，学界常常是聚讼纷纷，莫衷一是，如讨论多年的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关于世界历史的分期，至今也还没有一个较为一致的意见，遑论世界文化史的断限。但是为了便于写作，我们总要确定本卷的下限，犹如在一场接力的长跑比赛中，总要设置几个接力点，以便把接力棒交给下一个选手。当然，确定文化史的移接点决不会像上述那么容易，因为任意地切割历史，无异于糟蹋历史。

我们认为，从远古迄至公元13世纪末的世界文化，大体包容传统的世界通史分期中的世界上古史以及世界中古史的初期和中期，从社会经济形态而言，则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代（当不包括它的晚期）。恩格斯曾对生活在13世纪与14世纪交替之际的意大利诗人但丁作过如下的评价：“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① 以一位历史人物的生卒来作为划分古代与近代文化的唯一标帜，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恩格斯这一评断，对我们划分古代与近代的文化史的断限仍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在我们看来，但丁的思想确留有新旧时代交替的明显痕迹，以他的《神曲》而论，既残留有中世纪的神学色彩，烙有旧时代的印记，而他的人文主义思想，又架设了一座通往近代的世界文化的桥梁，透析出新时代的曙光，这就明白地昭示世人，人类文化已开始走出中世纪的行程。明显的是，14世纪以后（这一点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9页。

西欧更为明显)，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广布，黑暗的中世纪的漫漫长夜即将破晓，而近代社会的黎明正逐渐来临。

对此，我们还将在结语中再作述论。我们注意到由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6卷本的新版《世界史》，已明确地把1500年左右作为世界古代与近代的分界。这一世界历史的分期，我们以为是可取的，并显然与当代国际史学家的世界通史新的分期相吻合。若也以1500年前后作为本卷下限，是否可行呢？倘如此，就把西欧文艺复兴运动文化拦腰截为两段，其结果不仅不便读者阅读，亦不便我们实际写作，更有可能使性质不同的中古文化与近代文化相混淆。当然，选择1400年前后作为古代与近代文化的分野，是否具有普遍性的世界意义尚可继续讨论，我们期望能找到一个在世界文化史上更具普遍意义的划分古代与近代文化的界标。从目前情况看来，本卷著者也只能如此了。

世界古代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过程也是世界古代文化史演变的历史轨迹。文明初启，当原始先民学会打制第一片石器工具的时候，人猿相揖别，人类遂在不断地改造社会的同时也在改造着人类自身，一点一点地积累着进步，也一点一点地创造着文化，最终铸就了丰厚的古代文化的遗产，在世界文化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篇章。与从14世纪开始的近现代世界文化相比，在本卷所叙述的范围内的文化，自有其特点。荦荦大端，难以尽述。在这里，我们要略加提及的几点是：

其一，世界文化滥觞阶段的多元特征。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创新发明，而且每个地方都是独立进行的。可见，世界文化的起源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这一点显然与那些持文化中心一元论的观点不同。事实已经证明，认为世界文化起源于埃及的论点为谬说，埃及的金字塔与墨西哥的金字塔都是那个地区人类的独特创造；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也证明了中国文

化西来说为谬说，泛埃及主义的世界文化一元论可以休矣。

周谷城先生在纵谈“世界是多元的整体”时强调指出：“国际文化在早期就表现出多元的特征”，“古代世界可以分为六个独立的文化区域：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和中美墨西哥。它们各有特点，自成一套系统，齐头并进”^①。周氏之论，当然是他于1949年出版的《世界通史》（第1卷）有关论述之延续与发展。不管怎样，周先生的论点及其六个独立文化区域的说法是有启发意义的。我们在本书中所论述的世界文化的古老源头则包容了更多的文明区，加上不在本书中述及的中国文明就有八个之多，此说是否可取，我们尚不敢自信，有待检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世界文化之浩瀚，原是由多个源头的汇聚合流而成，本卷所提出的事实，足资证明它是多元发生与多元组成的，这一点似是不容訾议的。

其二，世界古代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是由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决定的，而这种格局在古代世界看得尤其分明。不是吗？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尼罗河谷分别出现了苏美尔文明和古埃及文明，这之后过了1000多年，即在公元前2500年在印度河流域诞生了古代印度文明，继后在公元前2100年产生了中华古文明，公元前2000年出现了爱琴文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而与其相邻的广大地区尚处于榛莽之中。至公元前1000年，西方古典文明（希腊、罗马文明）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公元1—2世纪前后，在欧亚大陆，自西向东形成了四个大国并存的局面（罗马—安息—贵霜—汉），并各自成为欧亚大陆文化发展的中心。在这四个大国中，就综合国力与文化发展的水平而言，罗马帝国与汉代中国可谓是难分轩轾，而安息与贵霜则不能与它们相比。迄至公元初期，在美洲才诞生了玛雅文明，但即便

^① 上海《文汇报》1988年3月6日。

在此时，北亚、北欧、中欧、南非、美洲的大部分和整个澳洲等广大地区，仍处于原始社会。

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在进入中古以后仍继续存在。一个很明显的例证是，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在亚欧大陆，南方农耕，北方游牧，前者因富庶而发展较快，后者因贫穷而发展迟缓，于是出现了从公元前二千纪中叶起迄至公元13世纪，游牧世界各部族先后对农耕世界掀起的三次历时长久的迁徙和冲击浪潮。

古代世界历史的这种不平衡发展，造成了古代世界各国与各地区文化发展上的差异。总的来看，在上古时代，文化上特显异彩的是中国古典文化、印度古典文化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在中古时代，亚洲文化（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阿拉伯文化）要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文化，而此时世界其他地区与国家文化的发展水平，则不及亚欧大陆。

其三，世界古代文化的闭塞性与闭塞的相对性。世界古代文化发生与发展的闭塞性特征受制于当时社会物质生产力的水平，吴于廑曾指出：“前资本主义时期阶级社会农本经济的根本特点，是在最大限度上实行自给自足，为谋生而非为牟利，为消费而非为交换，因而必然具有闭塞性。”^①而打破这种闭塞状态，也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历史的发展，在物质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不同地区与不同国家之间的交往必然增多，这就有利于闭塞状态的打破，这种交往有和平的，也有暴力的。和平的交往，如横贯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从塔里木河到葱岭、中亚细亚，然后向西延伸到地中海），它是古代中国与西方的一条商道，也不啻是一条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动脉；暴力的交往，如亚历山大东征、罗马帝国的扩张、阿拉伯帝国的征服与蒙古人的西征等，对

^① 吴于廑：《世界史》（6卷本）总序，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打破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闭塞、促进东西方文化的沟通与交汇都起了重大的突破作用。我们从古代世界的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世界化的进程中，更看到了古代社会在孤立与闭塞中仍存在着不绝的交往，这说明古代各地区之间的闭塞只有相对性的意义。

但是，人们也不能对古代史范围内这种各民族与国家间的横向联系与交往估计过高，这种相对闭塞不可能完全改观，有些地区甚至仍处于和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如美洲的玛雅文明，曾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但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由于孤悬于海外，与外界缺少横向的联系与交往，因此长期停滞不前。不过，这种相对的闭塞状态的逐步打破，确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趋势，只是在人类步入近代社会之前，还不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不用说，这距近代世界之出现与近代世界文化之奠立，还有一段时代的间隔。

粘土制妇人像（公元前 3000 年）

木乃伊与灵魂（古埃及）

纸草书（古埃及）

家庭水池（古埃及）

梵天像（古印度）

佛陀像（古印度）

湿婆及其妻像（古印度）

青铜女像（古印度）

两河流域妇女装饰：金项链（古代西亚）

泛雅典娜节奖杯（古希腊）

太阳神崇拜（古埃及）

奥林匹亚圣火（古希腊）

德尔斐的阿波罗圣地（古希腊）

祈祷用壁龛（阿拉伯）

古琴手和他的随从
(古罗马)

女神立像 (古代西亚)

瓷砖 (阿拉伯)

母狼像（古罗马）

卡洛林风格的象牙雕刻
（欧洲中世纪）

古兰经一页（阿拉伯）